

散花女侠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

散花女使

一十卷全

散花女使

散花女俠

下





梁羽生小說全集

散花女俠（下）

（香港）

梁羽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散花女侠 下 / 梁羽生著. - 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; 花城出版社, 1996.3

(梁羽生小说全集; 32)

ISBN 7-80521-638-X

I . 散… II . 梁… III . ①侠义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②长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IV . I 247.58

广东旅游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 出版

(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, 邮编: 510600)

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50x1168 毫米32开20.75印张494千字

2001年7月第2版 第1次印刷

定价: 33.00元(上、下)

(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)

第十七回 古堡奇情 魔头开夜宴 深宵异事 公主到苗疆

于承珠不知不觉地挤在小伙子中间，跟在新郎新娘后面，走出草坪。老大娘笑道：“怎么，你也想去闹新房么？我老大娘头发都白了，可不方便随着你们小伙子胡闹啦。”于承珠心中一动，趁势说道：“对啦，这婚礼真有意思，难得看到一次，我跟他们去看闹新房，老大娘你累啦，你先回去吧。”

苗族的闹新房比汉人的花样还多，要新郎和新娘共嚼一粒槟榔啦，要新郎替新娘除下头纱啦，要新娘唱歌谢客啦等等。于承珠挤在人丛中留神看小虎子的动作，但见他目光呆滞，显出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，任由旁人摆布，闹了好一会，适才那个迫小虎子喝酒的男子说道：“够啦，新郎面嫩，再闹他就要哭啦。”众人哗笑声中，伴娘取出一柄扇子，递给小虎子，叫他在新娘香肩上打三下，小虎子寒着脸，忽然说道：“她对我很好，我为什么要打她？”此言一出，哄堂大笑，伴娘在小虎子耳边说道：“这是礼节，你就随意地轻轻打三下吧。”伴娘的说话声低得好似蚊叫，小虎子似乎还没听清楚，旁边耳朵灵敏的小伙子却听到了，大叫道：“不成，不成！要重重地打三下，要不，就是怕老婆。”众人都大笑，小虎子眼睛一眨，露出一丝惶惑的神气，似乎他也懂得了“怕老婆”是件“羞耻”的事情，拿起扇子，卜，卜，卜的在新娘肩上敲了三下。每打一下，新娘娇躯一颤，打到最后一下，新娘双肩一耸，跳了起来，眼角噙着泪珠，面色都全变了，闹新房的小伙子们嘻哈大笑，高声叫好，于承珠可是看得骇然，心中惊疑不已！要知小

虎子虽然年小，但所练的内家真力，即算蛮牛一般的壮汉，也禁不住他轻轻一击，他这三下扇子，不知是糊涂还是受激，用的竟是内家重手法，而这新娘居然能忍着疼痛，哼也不哼一声！

笑声忽然停止，只见新娘肩上的衣裳，已被打得片片碎裂，露出了雪一般的白肉，小伙子们才知道小虎子的手劲之大，不敢再闹，有人舀了两瓢水，一瓢泼到新娘身上，一瓢泼到小虎子身上，小虎子道：“唏，你敢泼我？”扇子一张一拨，把泼向他身上的冷水都反泼回去，淋得那些闹新房的小伙子满头满面，众人大惊失色，原来这也是苗族婚礼的一个礼节，泼水是表示庆贺的意思，泼得越湿就越好兆头。那汉子急忙拉着小虎子的臂膊，在他耳边说了几句，再一瓢水照头泼下去，可是第二次才能泼到小虎子身上，这已是大大的不吉之兆，照苗族的迷信，这对新人，将来不是男的再婚就是女的再嫁了。闹新房就这样的草草收场，不欢而散。

于承珠却悄悄地躲在院子里的假山暗角，待得众人散尽，她却偷偷地去看小虎子洞房，伏在屋檐上，瞧入房中，只见小虎子和新娘毫无表情地坐在新床上。

过了好一会，才听得新娘怯生生地说道：“嗯，你说喜欢我，原来那是假的。”小虎子道：“谁说假的？我对小龙都没有对你那么好。”新娘道：“小龙是什么人？”小虎子道：“小龙是我邻家二伯的儿子，从小咱们就在一起玩耍，他呀，就是胆小一些，三月天时，还不敢下池塘捉鱼，怕冷！”于承珠想起初见小虎子之时的情景，他正在池塘里戏弄一个顽童，敢情那顽童便是小龙。心中暗暗好笑。

于承珠拼命忍着笑，新娘却已笑出声来，道：“小龙怎好与我来比，我是你的妻子。”小虎子道：“什么叫做妻子？”新娘道：“妻子就是你至亲至近的人。”小虎子“哦”了一声，看情形他正在疑惑，并不肯承认这个小姑娘是他的亲人，可又不

好意思说出来。新娘愠道：“你到底认不认我做妻子？”小虎子道：“怎么你老是问我这个？”新娘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和我饮交杯酒？”小虎子道：“我年纪小，不喝酒。”新娘气恼之极，嚶嚶啼泣，小虎子好像有点着慌，叫道：“我又不欺负你，你哭什么？”新娘道：“还说不欺负我？你为何重重地打了我三下，现在还痛！”小虎子道：“他们说不打就是怕老婆。呵，原来你是为了这个恼我，那么我也给你打回三下好不好？你若还不够，我可以让你一连打六下。”

说话之时，小虎子眼睛眨呀眨的，渐渐又露出了一丝于承珠所熟悉的他以前的那种顽皮神态了。于承珠暗笑道：“天下间哪有做了新郎还说这样的孩子气话。”心中忽地起疑，想道：“小虎子活泼机灵，儿童中罕有其匹。怎的他今晚一副痴呆的神气？完全像个不懂事的村童？依他的性儿，他又怎肯任人罢布？莫非是迷了本性不成？”她记起张丹枫曾经说过，一个人大喜大忧可以迷失本性，但小虎子还未成人，论理还未很懂得人世的哀乐，这又该如何解释？

只听得那新娘说道：“真的？”小虎子道：“怎么不真？你欢喜打现在就打！”新娘拿过那把扇子，小虎子将新衣脱下，袒露上身，道：“好吧，我脱了衣服让你打个痛快，你总该高兴啦！”新娘倒提扇柄，果然“卜”的一声，向小虎子胸膛直戳。

于承珠奇道：“怎么新娘子也是这么的小孩子气。”猛地吃了一惊，只见那把扇子一抖一戳，用的竟是点穴手法，扇柄指向小虎子的璇玑穴，于承珠掌心暗扣一朵金花，只待新娘将小虎子点晕，她就立刻要进去救人。只见小虎子吸了口气，新娘子在他胸膛连戳三下，他的肌肤上好像涂了油一般，扇柄一沾着他的身体，就立刻滑开。新娘子虽然用的是重手法点穴，小虎子只当她是抓痒，

于承珠看得又惊又喜，想不到一年不见，小虎子的功夫竟

是精进如斯！本来内功练到最上乘的境界，可以自闭穴道，不惧点穴，但那即使是天资极好的人，也非十年以上的功力不行。但印度的瑜伽功夫，却另有一种闭气和练肌肉的方法，同样可以不惧点穴，武功有根基的人，练上两三年便行，现在小虎子只跟了黑白摩诃一年，居然任人用重手法点穴，进境之速，那是非常罕见的了。这种功夫与中国上乘的内功之理相通，不过所走的路子却全然两样。瑜伽在某些方面（如闭气练筋）见效较速，而中国正宗的玄门内功，讲究的是存真养元，根基却是较为深厚。

于承珠看得出神，只听得小虎子笑道：“你也回了我三下，气消了吧？”新娘道：“不成，你今晚打我之时，我痛得泪水都流了出来，你却连眉头也不皱一下，可知是一点疼痛都没有的了。”小虎子道：“呀，那有什么办法？我是师父教的，你怎么打我，我都不会疼痛，别人学不来的！”新娘道：“你可以学会，别人为什么不能学会？”小虎子睁大眼睛，似乎觉得她说的颇有道理。新娘道：“喂，你这个功夫教我成不成？”小虎子呆了一呆，眼睛里露出惶惑的神气，摇摇头道：“不成！”新娘道：“为什么不成？”小虎子道：“这，这是不能教别人的。”新娘道：“胡说，别人你可以不教，我是你的妻子，夫妻如同一体。你怎么可以不教？”小虎子哭丧着脸道：“妻子就有这么厉害吗？”新娘道：“一点不错，妻子要什么丈夫都要给她！”小虎子道：“哎哟，那我这一生都不要妻子！”新娘怒道：“你我已然成婚，你想甩掉也不成！”小虎子越发惊恐，呆呆地想了一阵，忽道：“那么，我把这功夫教给你，你不做我的妻子成不成？”

于承珠见小虎子如此傻气，心想新娘必然要发怒的了。哪知新娘托腮一想，居然说道：“呀，你既然不愿做我丈夫，那也勉强不得。你把这功夫教我，我不做你的妻子罢了！这功夫要练

多久才成？”小虎子道：“迟则三年，快则一年。不过学了运功的秘诀，就可以自己练了。”新娘道：“学会运功的方法要多久？”小虎子道：“十天嘛差不多。”新娘道：“好，你十天之内教会了我，我十天之后放你走！”小虎子喜道：“真的”？新娘道：“我们苗家的话说一不二！”小虎子道：“好，那么马上就教！”

于承珠疑云大起，心中想道：“这新娘子看来并不是真心想嫁小虎子。她年纪虽然比我还小，却似甚有计谋，可能是大人教她的。唉呀，不好，莫非这是设就的圈套，要骗小虎子的武功。”要知各派的武功心法，都是本门之秘，绝对不能传给外人的，除非得到业师的允许。于承珠见小虎子就要传授，心中大急，不暇思索，忽然从屋檐上一跃而下，跳入新房！

那小新娘突然见屋上跳下一个人来，这一吓非同小可，张开了嘴巴，却叫不出声来。小虎子一派茫然的神色，定着眼睛盯着于承珠，显得非常惶惑，于承珠不理那个新娘，冲着小虎子嚷道：“小虎子，你认得我么？”小虎子退后两步，低声说道：“你，你，你是谁？咱们在哪儿见过？”那副说话的神气，就像梦游患者一样，也许他正在苦苦地思索，在哪儿见过于承珠？

于承珠心中悲痛，看这情形，小虎子定是吃了迷药无疑，可怜一个机伶的孩子，竟被折磨成这个模样！于承珠一伸手，抓着了小虎子的肩膊，叫道：“我是你的承珠姐姐，你不记得了么？”小虎子喃喃说道：“承珠姐姐？”似乎记得却仍然不敢认她。于承珠忽地想起张丹枫所授的“玄功秘诀”中，有一个方法能医失心疯的，于是突然伸出指甲，在他的人中掐了一下，小虎子“哗”的一声叫了起来，于承珠抢过新床上的那把扇，张开一拨，道：“记得我吗？”小虎子双眼一张，道：“嗯，这手法是你教给我的！承珠姐姐！”于承珠去年春天，初见小虎子之时，曾用扇子反拨小虎子泼她的污水，小虎子今晚以扇拨酒的手法，正是于承珠所授，于承珠用这方法，果然叫小虎

子记起来了。

于承珠大喜，道：“记得便好，快跟我走！”小虎子忽然现出惊惶之色，甩脱了于承珠的手，道：“不，我不走，你也要做我的妻子吗？”原来小虎子确是吃了迷药，于承珠用医失心疯的方法医他，并不对路，小虎子虽然记起了有一个“承珠姐姐”，但人却并未清醒。

于承珠又好气又好笑，道：“我不会做你的妻子，我是要救你出去，你怕什么？”一把拖着小虎子便往外跑，忽听得背后金刃劈风之声，原来是那新娘抽出了一柄利刃，恶狠狠地向于承珠手臂便斩，口中骂道：“不要脸的女人，为什么抢我的丈夫！”

于承珠哪里把她放在心上，反手一抓，立刻把她的那柄利刃夺去，掷出屋外，气她不过，回头骂道：“呸，你才不要脸，你哪里是诚心嫁他？你小小年纪，怎么这样奸滑，要骗他的武功？”那小新娘忽地哇然大哭，在地上一滚，双脚突然乱踢于承珠，居然是莲花腿的功夫，小虎子正自叫道：“不错，你也说过不做我的妻子的！”忽见新娘乱哭乱踢，霎时间又没了主意，于承珠反掌一扫，小虎子虽然神智不清，却还知道这是一记杀手，急忙拉着于承珠的臂膊叫道：“不要伤她，她是好人！”于承珠道：“什么好人？”扬手又要打下。小虎子忙道：“不要打她，我跟你走便罢！”于承珠正是要他说这句话，放过新娘，拖了小虎子立刻窜出门外。

刚跑到外面的院子，忽听得一个阴恻恻的声音说道：“好大胆的妖女，居然敢到这儿抢新郎来了！”但见一个人拦着去路。

正是在婚礼中强迫小虎子喝交杯酒的那个汉人，他穿的却是苗家服饰，两边臂膊各有五个银环，说话之时，以手作势，摇动银环，叮当作响，更显得诡异非常！

于承珠懒得打话，“玉手一扬”，预先扣在掌心的三朵金花立即破空飞出，分打那怪人的眉尖、阳白、血海上中下三处大一穴，那怪人哈哈一笑，手臂一挥，也不知他用的是什么手法，只听得呜呜怪啸，左臂的一个银环忽然脱臂飘出，天下的暗器，十九都是直线飞行，这怪人所发的银环，却是上下盘旋，走一个半弧形的路子，来势远不如于承珠金花的迅猛，转眼之间，却把于承珠所发的三朵金花都卷入环中，更奇妙的是那银环能发能收，于承珠正拟拔剑抵御，那银环又已回到了怪人手中，怪人取出金花，微微露出诧异之色！

于承珠也是吃惊不小，看那怪人所发的银环暗器，不止是手法奇妙，而且纯凭内力操纵控制，这一份功夫，也足以震世骇俗，于承珠急忙叫道，“小虎子，你想出去，咱们可得并肩闯呵！”心中想道：“小虎子这一年来功力大进，有他相助，对付这个怪人，谅不至于吃亏！”

却不料小虎子并无回答，于承珠回眸一瞥，但见他一片茫然的神色，竟是呆呆地观战，毫无半点出手的模样。于承珠太急，叫道：“小虎子，你怎么啦？”忽听得那怪人又是一声狞笑，冷冷说道：“抢新郎也得要人心甘情愿才行呵！呸，这样拖拖拉拉的，连一点羞耻都没有么？”于承珠大怒斥道：“你们才是硬抢新郎，呸，骗小孩子，不要脸！”那怪人冷笑道：“你要拉男人这里有的是，他不愿跟你走，你还在这儿纠缠什么？看在你这三朵金花的面上，我不伤你，你给我滚！回去告诉你师母知道，就说是赤城门下的蒙元子将这三朵金花留下了。她要取回金花，可到乌蒙山来！”

于承珠几曾受过如此侮辱。气得玉颜变色，嗖地一声拔出青冥宝剑，厉声说道：“小虎子快跟我走！”向前便闯，蒙元子喝道，“小虎子留下。你给我滚！”长臂一挥，两个银环盘旋飞至，竟是要迫于承珠逃走，于承珠大怒，脚尖一点，身形疾

起，不待那两个银环飞到，唰唰两剑，迎着银环便斩，于承珠的轻功剑法除了稍欠火候之外，在江湖上已罕有匹敌，那怪人还真料不到她来得如此之快，银环未及收回，已被她那把削铁如泥的宝剑削为四片！

于承珠剑走连环，身形一移，青冥剑的锋芒已在蒙元子的眼前疾闪，蒙元子喝声：“好一把宝剑！”挥袖一拂，突然横掌切腕，擒拿手法的既快且狠，竟不亚于娄桐荪，于承珠的剑招用老，急切之间竟是抽不回来！眼看持剑的手腕就要被那怪人一掌切断！

小虎子“呵呀”叫了一声，忽见于承珠左手所捏的剑诀突然一收，五指靠拢，中、食二指微屈，指骨如棱，轻轻一“啄”，蒙元子还真料不到于承珠有此怪招，急忙后退，那手擒拿手自是不解而解。小虎子忽然叫道：“这是鹤拳！”于承珠道：“不错！”剑尖一指，左拳一个勾拳在剑底穿出，小虎子又高声叫道：“这是豹拳！”当日黑白摩诃在太湖山庄教小虎子练“罗汉五行神拳”，把大内的七名卫士当作“活靶子”，打得他们落花流水，其时于承珠与小虎子同在旁边观战，心领神会，都学会了这种上乘拳法。

小虎子虽是受人作弄，中了迷药，但灵性尚未完全消失，忽见于承珠使出这种拳法，师父当日授拳的情景，依稀记得，苦苦思索，一时之间，却还未能想得起来，忽见蒙元子双臂箕张，拳打脚踢，狠狠扑击，于承珠又给迫得连连后退，小虎子呼道：“为什么不使龙拳？”于承珠道：“我忘记啦！”其实并不是她忘记，而是因为罗汉神拳的五种拳法中，龙拳最为用力，于承珠到底是个少女，气力远远不如对方，所以虽然知道这一招最好用龙拳化解，却不敢与对方硬碰，蒙元子看出她的弱点，在擒拿手中杂以刚猛无比的混元真力，幸而于承珠的剑法轻灵奇妙，青冥宝剑又专破金钟罩铁布衫这类硬功，罗汉五行

拳中的鹤拳、豹拳、蛇拳不须用甚气力，正合于承珠使，于承珠右手使百变玄机剑法，左手使罗汉神拳，虽然处在下风，却也尚能抵敌。

那小新娘不知什么时候已走到旁边观战，忽地叫道：“小虎子，你说话算不算数？”于承珠道：“小虎子，还不快走？她又要缠你做丈夫啦。”说话分心，险些被蒙元子一抓抓中，小虎子凜然一惊，大叫道：“为什么不用虎拳？”于承珠道：“哎哟，虎拳我也忘记啦！”蒙元子反掌一扫，于承珠踉踉跄跄倒退三步，竟不知她是否受伤。

小虎子忽然跃起，“砰”的一拳打中蒙元子的肩膊，叫道：“这不就是虎拳？”蒙元子料不到小虎子会突然助阵，冷不及防，给他打得颇为疼痛，大怒喝道：“小虎子，你造反啦？”于承珠叫道：“对，再用龙拳！”身形一起，疾地点了那小新娘的哑穴，叫道：“小虎子，我与你合力将这大个子打倒，她就不会做你的妻子啦。”那小新娘本想拿话问住小虎子，要迫他传授功夫，岂知被于承珠点了哑穴，硬说她要缠小虎子做丈夫，小虎子果然恐惧，同时对于承珠又有了几分亲热之感，蒙元子恐吓也没有用，只见他又是“砰”的一拳打出，叫道：“瞧，这不是龙拳？”

于承珠乐得哈哈笑道：“不错，这是龙拳！”青冥剑挽了一个剑花，一招“倒卷银河”，从上刺下，以蒙元子的武功，小虎子自是和他差得很远，于承珠这一剑虽然厉害，他要躲避，亦非难事。但而今是拳剑一齐攻到，他躲得开拳，就避不开剑，避得开剑，就定要中拳，权衡利害，自是不愿被于承珠的宝剑穿胸刺腹，而宁愿挨小虎子的拳头。只听得“砰”的一声，蒙元子的腰胯又中了一拳，登时身形晃了几晃，好容易才用擒拿法化解开于承珠的剑招。

小虎子虽然只是十四岁的大孩子，但他从周岁的时候起，

刚刚学走路，他的父亲张风府就用药水替他浸炼筋骨，一懂人事，就督着他磨练武功，故此他习技的年龄，并不在于承珠之下。加以张风府这一门的武功，乃是先练外功，后练内功，以外功为基础的内外双修之学，所以若论武艺，那是于承珠比小虎子强，若论气力，小虎子反而比于承珠大得多。这一拳打下，足有三四百斤力气，蒙元子虽然不至被他击倒，也几乎痛得哼出声来！

于承珠大声喝彩，手底丝毫不缓，唰，唰，唰，又是连环三剑，叫道：“好，小虎子，我和你比一比，看是你的罗汉神拳厉害，还是我的玄机剑法厉害？”小孩子十九好胜，小虎子一连击中蒙元子两拳，哈哈笑道：“当然是我的拳头厉害，你看这大个子连闪也闪不开！看，我再用豹拳打他鼻梁！”一伸腰，左掌横拨，右拳倏地穿出，于承珠的剑势如银虹横掠，封着了蒙元子的退路，蒙元子迫得向前一跃，只听得又是“砰”的一拳，果然给小虎子正正击中鼻梁，就好像蒙元子特意凑上去挨小虎子揍一样。小虎子可乐坏了，又叫道：“瞧，你看我再用鹤拳！”鼻梁脆弱，一拳击中，鲜血直流，蒙元子心中暗暗嘀咕，想道：“这一拳可不能给他击中面门了。”反手一掌解开于承珠的攻势，提腿上踢，想踢开小虎子的拳头，哪知五行神拳妙用无穷，鹤拳讲究的是轻灵迅捷，蒙元子的弹腿虽快，小虎子的拳头更快，只听得“卜”的一拳，正正击中了蒙元子的膝盖，蒙元子登时弯了半截，小虎子叫道：“呀，你要向我跪地求饶么？我可不好意思再打你了。”

他们这一场激斗，早惊动了土司堡内的人，有些闹完新房还留在外面跳花的人也跑进来，于承珠叫道：“不好，你不将这大个子打倒，咱们可走不脱啦！”青冥宝剑一起，疾刺蒙元子咽喉，迫蒙元子露出背心要害，竟无防御，小虎子叫道：“好，我再来一记龙拳！”用力劈了一拳，蒙元子一连挨了几

拳，气力大耗，这一拳再也禁受不起，一拳打下，立时大叫一声，仆倒地上，爬不起来！

于承珠纵入人丛，伸掌舒指，有如彩蝶穿花，片刻之间，将拥进来的人，都点了穴道，非过十二个时辰，不能自解，于是拖着小虎子的臂膊，一溜烟地跑出土司府门。

月亮已过中天，跳花的小伙子们也全都散了，幽会的男女也藏到了密林深处，看不到踪迹了，山中一片寂静。于承珠与小虎子经过适才举行婚礼的那片草坪，草坪上余火未灭，花环丢得遍地都是，于承珠一看，小虎子身上穿的还是新郎服饰，不禁哑然失笑，又觉一片茫然，今夜的奇遇，真似一场梦境。

小虎子却还似在梦境中未醒过来，一对眼珠滴溜溜地转来转去，尽瞧着于承珠，半晌问道：“你要带我到哪儿去？”一副茫然无所适从的神气，于承珠反问道：“你想去哪儿？”小虎子道：“不知道。”于承珠道：“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？”小虎子道：“不知道！”于承珠道：“怎会不知道？难道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你想想：你那个小新娘是几时出现在你的身边的？难道她是从地下钻出来的吗？”说着噗嗤一笑，小虎子低头默想，眼光甚是惶惑，半晌说道：“真奇怪，她真像是从地下钻出来的。我好似是一觉醒来，就见她在身边服侍我了。”

于承珠奇怪之极，又问道：“你的师父呢？”心中想道：“黑白摩诃相貌怪异，小虎子总不应忘记吧。”小虎子道：“师父，什么师父？”于承珠道：“你的武功是天生的吗？谁人教你的武功，你记不记得？”小虎子想得头昏脑涨，道：“好像有许多人教过，哈，对啦，你也教过！我用扇子拨酒的功夫就是你教的，你是我的师父。”

于承珠啼笑皆非，想道：“他不知吃了什么迷药，连师父都忘记了？但看这情形，他又似乎不是完全迷了灵性，例如他见了我之后，却也还能记得起来。”

小虎子问道：“姐姐，师父，咱们现在去哪儿？”于承珠也不知道要去哪儿，只是笑道：“我不是你的师父，我是你的姐姐。你的师父是一黑一白的两个印度人。”小虎子眼珠一转，若有所思，忽道：“我怕。”于承珠道：“怕什么？”小虎子道：“怕你！”于承珠笑道：“干嘛怕我？”小虎子道：“她说过的，除了她之外，就没有好人。你今晚将她也打伤了，我怕。”于承珠知道他口中所说的“她”是指那小新娘，笑问道：“你这样信她的话吗？”小虎子没有回答，于承珠道：“那么她要做你的妻子，你不怕吗？”小虎子身躯一震道：“是呀，看来每一个人都可怕。”看他的神气，竟似是有些畏缩，不敢跟自己走了。

于承珠心中自思：“怎样才能令他相信自己？”忽然在他腰间一触，道：“你爸爸遗给你的缅甸刀还在么？”小虎子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在！”那缅甸刀从百炼钢炼成绕指柔，小虎子缠在腰间当作腰带，连他的“新娘”也没有发现。

小虎子解下那口缅甸刀，在空中虚劈两刀，道：“这不就是！”一时兴起，就在草坪上使出一路五虎断门刀法，笑道：“你瞧，我还没忘记呢！”于承珠道：“不错，你的记性真好，再想想看，这路刀法是谁教给你的？”小虎子傲然说道：“当然是我的爹爹，我爹爹是一个大英雄，大好汉！”于承珠忽道：“你爹爹的那片血衣呢？”小虎子又呆了一呆，喃喃说道：“血衣？”于承珠道：“是呀，血衣！这样的事，你怎能忘得了？”

要知人为万物之灵，不论什么厉害的迷药，可以教他忘了一切事情，但总不能教他忘了父子的天性，何况正像于承珠崇拜她师父张丹枫一样，小虎子最崇拜的是他的父亲，这一下渐渐唤起了他模糊的记忆，呆了一呆，说道：“咦，我爸爸为什么留给我这片血衣？他是受了什么冤屈死的？”于承珠猛然问道：“你爸爸是不是好人？”小虎子怒道：“那还用说！”于承珠道：“这把缅甸刀和这片血衣是谁交给你的？”小虎子睁大眼睛